

戏曲程式要善于拥抱时代

戴逢忆

当前程式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,不是程式的“丢失”,而是程式语言的“凝固”。很多戏曲作品仍在沿用几十年前的程式手段来表现今天的生活,当表现现实生活的程式与现实生活脱节时,观众便很难产生共鸣。

言。1956年昆曲《十五贯》的改编,之所以能让昆曲“起死回生”,正是因为它在保留声腔、身段等程式核心的前提下,对叙事节奏、人物塑造进行了符合当代审美的调整。新编京剧《骆驼祥子》之所以能立得住,同样是因为创作者没有用话剧的写实语言去代替京剧的程式逻辑,而是在唱念做打的框架内,为老北京底层人物的悲欢找到了恰当的程式表达。

理解程式,需要回到它产生的逻辑起点。如今舞台上被视为“传统”的程式,在其诞生之初,其实也是当时的新鲜事物。京剧的西皮、二黄,昆曲的曲牌体,乃至各行当的表演范式,都是在漫长的舞台实践中逐步沉淀下来的。当前程式

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,不是程式的“丢失”,而是程式语言的“凝固”。很多戏曲作品仍在沿用几十年前的程式手段来表现今天的生活,当表现现实生活的程式与现实生活脱节时,观众便很难产生共鸣。

随着数字技术的介入,程式语言的激活正在获得新的可能。《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(2026—2028年)》明确提出“支持院团积极运用互联网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手段”,为相关探索提供了政策支撑。虚拟现实技术为新程式的探索搭建了“数字排练厅”。演员可以在虚拟空间中反复调整动作细节与空间调度,无需在真实舞台上一次次试错。“先模拟、再落地”为程式创新降低了门

槛,也拓宽了创作者的想象空间。人工智能辅助分析,通过分析观众面部表情变化与捕捉视线轨迹,让演员更科学地掌握新程式的完善度与节奏点。当然,技术决不能替代演员的创造,但可以成为程式创新的辅助手段,推动戏曲程式语言在当代生长。

当下的“火爆”现象背后,还有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,即观众的代际更替。年轻观众并非不爱戏曲,而是不爱那些与他们的审美经验无法对话的戏曲。当他们看到《新龙门客栈》中既有越剧的柔美唱腔,又有快节奏的剧情推进和电影级视觉包装时,他们发现自己可以“听进去”了。戏曲程式的现代转型,不只是舞台技术层面的升级,更是审美体系自身的语言刷新。程式更新需要时间、耐心,更需要一代代戏曲人的接力。当程式是可生长、可变化的活态语言时,戏曲便获得了更多与时代对话的能力。



涵养驻场演出持久生命力

方标军

驻场演出持续升温,是我国文旅深度融合、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的鲜明标识。近年来演出市场持续向好:上海《不眠之夜》累计演出突破2500场,上座率居高不下;陕西《长恨歌》单日排演4场仍一票难求。全国头部驻场剧目票房与观演人次屡创新高。火热市场印证驻场演出正迎来发展黄金期,但同质化竞争、生命周期偏短、重流量轻内涵等痛点也随之凸显。如何让驻场演出成为城市不可替代的文化地标?答案愈发清晰,唯有以革新破解发展瓶颈,才能让作品跳出流量至上的短期逻辑,深扎城市文化土壤,形成持久精神感召力。

驻场演出的革新,首要在于跳出创作路径依赖,以地域文化根脉筑牢内容底座。一段时期以来,行业存在创作偏差:将技术手段等同于艺术表达,过度堆砌声光电追求感官震撼,轻视情感共鸣与文化内核打造。部分项目奉行“一套模板走全国”的复制逻辑,以标准化生产挤压创作空间,呈现形态、光影手法高度趋同,唯缺缺少一方水土独有的文化基因与生命律动。

内容革新的起点,是建立内容创作的文化自觉。驻场演出若不能为城市文化灵魂立像塑形,终究只是可被轻易替代的华丽外壳。真正的文化地标,必然从特定地理空间与人文历史中“生长”而来,而非简单“嫁接”。《长恨歌》长盛不衰,正因它没有止步于骊山华清池的浅层实景消费,而是深耕长安盛唐气象,将经典叙事与山水空间深度融合,把地域文化底蕴转化为可感知的舞台审美体验。甘肃《又见敦煌》持续热演,同样源于对丝路历史与敦煌文脉的深度开掘,以沉浸式行走观演实现文化遗产的当代表达。这份植根地域的独特辨识度,是驻场演出一切革新的基石。

筑牢内容根基,更需把握驻场演出发展规律,在动态迭代中持续激活艺术生命力。驻场演出不同于常规剧场剧目,长周期运营的属性决定了创作绝非“首演即定型”的一次性完成。我国多数驻场演出仍高度依赖游客流量,抗周期波动能力偏弱,更需通过持续迭代打破“游客经济”局限。长演不衰的驻场剧目,其核心密码从来不止于首演的惊艳,更在于如同有机生命体一般,在与时代、观众的持续对话中不断完善艺术本体的自我更新与生长。

这是“演中学、学中演”的动态创作过程,核心在于聚焦艺术本体的打磨升级,要求创作者敏锐感知观众审美与时代情绪,对叙事表达、人物塑造、观演设计进行精细化微调乃至整体性迭代。《不眠之夜》的本土化实践便是典型:在保留核心艺术框架基础上,团队根据国内观众观演习惯与反馈,持续调整剧情节奏、优化空间动线,打磨表演分寸,铺陈叙事伏笔,让沉浸式戏剧不断适配本土审美需求。这种动态优化,是以更细腻的表达强化作品感染力,让驻场演出核心价值在打磨中不断深化,避免陷入“首演巅峰、后续滑坡”的生命周期困境。

驻场演出的革新,最终要落脚于与城市共生共荣,以生态化运营延伸艺术价值边界。优质驻场演出不只是单一演艺产品,更是动态的城市文化名片,以艺术方式传递城市精神内核:对本地居民而言,是承载集体记忆的文化空间;对游客而言,是解锁城市文

化底蕴的感性钥匙。从发展逻辑看,驻场演出要实现长红,须跳出“游客专属项目”定位,从单一门票经济转向全链条文化消费。

真正具备长久生命力的驻场演出,不会局限于单一门票收入,而是以艺术IP为核心延伸多元业态,主动融入城市日常文化消费。《不眠之夜》在长线运营中,开发沉浸式主题活动、文创产品、主题餐饮等衍生内容,将单次观演拓展为全链条文化体验,既拓宽收入来源,也让演出从一次性旅游消费转变为可重复选择的城市生活方式。更重要的是,这种生态化运营革新,反过来为艺术本体持续迭代提供内生动力,形成“内容打磨—生态延伸—反哺创作”的良性循环。优质驻场演出不应是消耗地方文化资源的“采矿机”,而应是涵养城市文化生态的“蓄水池”。当本地居民愿意反复走进剧场,将其视为款待亲友、感受城市魅力的“精神客厅”,演出便真正完成了从“网红景观”到“文化地标”再到“情感纽带”的价值升华。

驻场演出的生命力,源于永不停歇的自我革新。革新不是对过往的全盘否定,而是对艺术边界与价值空间的持续拓展。这需要创作者与运营者摒弃“短平快”的投机心态,秉持长期主义理念,以“十年磨一剑”的恒心,用持续的艺术打磨回应时代变化与观众期待。

当舞台光影与城市万家灯火交相辉映,当剧目与一方水土文化脉络同频共振,驻场演出便拥有了对抗时间侵蚀的持久力量。观众带走的不仅是打卡留念的照片,更是与城市深度绑定的文化记忆。这正是驻场演出突破生命周期瓶颈的核心路径,也是推动文旅融合走深走实、涵养城市文化软实力、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题中应有之义。

非遗传承,“乐里”“乐外”缺一不可

黄艺芹



泗泾十锦细锣鼓推广系列音乐会第四场现场。 上海松江泗泾古镇供图

近日,泗泾十锦细锣鼓推广系列音乐会第四场在上海松江泗泾古镇上演。活动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泗泾十锦细锣鼓为基底,融入跨界民乐改编,联动古镇夏夜文旅活动,让近300年历史的非遗技艺走出舞台、走进市井烟火,为市民带来一场古今交融的文化盛会。这场精彩展演,生动诠释了非遗传承“乐里”“乐外”相辅相成、缺一不可的道理。

与之相反,在非遗传承推广过程中,如果仅深耕技艺打磨,疏于大众传播、或只顾流量宣传,疏于深耕技艺,都会割裂“乐里”与“乐外”的有机统一。

所谓“乐里”,是非遗核心技艺的守正与创新。但守正不代表过度强调“原汁原味”而拒人千里,创新更非为迎合流量而消解本体。需要以扎实的专业的

“内里功底”守住文化本味,为非遗传承筑牢根基;也要打破传统单一范式,用年轻化的方式对接受众审美,激活传统底色,拥有当代的表达语言。

而“乐外”是触达群众的传播通路。好的非遗保护,大概就是让它回到烟火里去,让它从“被保护”变成“被需要”。因此,非遗需要“出圈”,要多维度搭建大众与非遗接触的桥梁,通过常态化展演、沉浸式体验,抑或联动文旅资源,打通传播全链条。非遗的延续在于扎根群众,活动设计需要兼顾不同受众,要将非遗舞台搬进市井烟火,把文化内融融入市民休闲娱乐。

向内深耕技艺文脉、创新表达,向外搭建场景、联动文旅资源,打通传播全链条,内外合力,有助于让古老技艺持续奏响时代新声。

话题

AI(人工智能)大幅降低影视包括微短剧制作门槛的同时,一些粗劣生成画面也屡屡引发争议。本期“话题”就如何在技术赋能艺术的过程中兼顾艺术水准展开讨论。

匠心诚意才是作品底色

孔德淇

近日,某部热播剧因AI制作的片头人物轮廓生硬刻板、光影质感虚假造作、画面观感粗糙失真,引发人们的关注与质疑。

观众对粗糙AI影视内容的抵触,有着清晰的审美与心理逻辑。心理学领域的“恐怖谷效应”解释了这种观感落差:流水线生成的AI画面千人一面、套路固化,抹平独特的生命痕迹,人们看多了只会产生疏离、压抑的别扭感。换言之,大众乐于拥抱技术革新带来的视听升级,却无法共情模板化、无灵魂的机器产物。这是影视创作人文属性的必然要求,也是观众朴素的审美底线。

于是,当长短剧都在套用AI制作模板时,统一的虚拟五官、套路化的剧情架构、标准化的台词范式,让行业看似迎来了创作提速的红利,实则使其陷入“越量产越难出圈”的怪圈。同质化内容造成观众审美疲劳,透支行业积累的口碑,让流量至上的捷径沦为内容创新的险途。

技术赋能影视创作是大势所趋,但技术运用须守住主次边界、恪守创作本心。对于奇幻、科幻等题材,AI可以高效搭建宏大世界观、打造超现实视听场景,弥补实拍技术的短板;但关乎人物塑造、情感表达、氛围营造的创作,始终离不开导演调度、演员演绎、实景质感。本末倒置地用机器流水线取代人文创作,用模糊粗糙的AI物料糊弄观众,本质上是对艺术的不敬畏、对观众的不尊重。

影视行业的底层逻辑不会因技术迭代而改变。观众愿意为有温度、有深度、有诚意的作品买单,却绝不会为流水线式的廉价工业内容妥协。规范AI影视创作,平台方应完善内容审核机制,健全AI创作内容标注规范,充分保障观众知情权。创作团队更应摆正创作心态,厘清技术与艺术的关系,把AI当作提质增效的助力,进而将更多精力投入内容打磨、情感刻画与细节雕琢。

技术终究是辅助手段,匠心才是永恒内核。拥抱技术而不盲从技术,借力效率而不丢失初心,才能跳出同质化困局,打造出经得起观众审视、时间沉淀的精品力作。

警惕AI微短剧消解表演价值

罗登廉

AI微短剧的崛起,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微短剧行业的从业规则。真人实拍成本高、周期长、不可控因素多,而AI微短剧依托真人肖像模型,能低成本、高效率批量产出内容,甚至能规避演员“塌房”风险,自然成为人们的一种选择。

一些从业者甚至不再考量演员的临场状态、情绪演绎、片场付出,只看重五官轮廓的适配度。演员多年积累的表演经验、职业功底,在AI低成本量产模式面前失效,完整的表演体系被简单地拆解成可供算法复用的视觉素材。

加之,大量影视从业者、导演、编剧转型AI赛道,进一步挤压了真人演员的生存空间。对于一些演员来说,坚守传统拍戏模式,有可能面临长期无收入的困境;妥协授权肖像,又等于主动弱化自身职业价值,甚至被技术替代。

在这种情况下,不少演员开始转变思路,不再被动等待剧组挑选,而是借助AI工具自主创作微短剧,亲自把控剧情和角色情绪,把技术变成自救的工具。

其实,技术迭代本身没有对错,AI微短剧也确实补齐了传统微短剧的一些短板。但行业发展不该以消解表演价值为代价。微短剧行业的良性发展,最终还是要补齐规则短板,厘清授权边界,让技术服务于内容升级,而非单纯挤压演员的生存空间。

文学创作岂可靠堆砌伪装厚度

张逸云

笔者观察,一些文学创作者陷入一种片面认知:似乎文字写得越长,格局就越大;篇幅越厚重,创作水平越高。市面上,不少人争相创作“大部头”,仿佛写出长篇,便是创作成熟的证明和实力的标志。

真正的长篇小说,从来不是简单的字数叠加,而是通过叙事密度、结构张力、思想纵深,以及一群人物完整跌宕的命运弧光来体现。作家莫言曾概括长篇小说创作的标准:长度、密度、难度,三者缺一不可。这里的长度,是故事自然生长、内容充分铺展的,绝非刻意凑字数。世界文学史上,经得起时间打磨的经典长篇,从来不是靠注水成名。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写尽了大家族的兴衰起落,处处有伏笔,句句藏世道人心,繁复而不冗余,浩大却不空泛,于迂回婉转中见洞天。俄国作家列夫·托尔斯泰的《战争与和平》被誉为世界文学瑰宝,横跨数十年时代风云,多线程并行,纵横交错,以个体命运映照时代洪流,以人间悲欢承载历史重量。篇幅宏大的叙事、复杂的人物、深刻的主题,这是文学表达的必然延伸,绝非刻意堆砌的文学噱头。

当下一些创作者根本不具备驾驭长篇写作能力,没有搭建完整叙事架构的功底,梳理多线程故事的思维,对时代命题与人生的思考也缺乏深度,写不出饱满的情节,刻画不出鲜活的人

物,挖掘不出深层主题,只能依靠笨拙的方式撑满篇幅,重复堆砌无关紧要的景物描写,反复赘述单薄细碎的心理活动,添加大量游离主线的无效支线。三两句话能交代清楚的情节,硬生生铺陈数百上千字。无关紧要的路人琐事,随意扩充成数个章节。故事停滞、剧情空洞时,用流水账式记录凑足字数。这般操作下来,几十万、上百万字的篇幅看似饱满,真正支撑故事的核心内容寥寥无几。剔除注水文字,剩下的内核单薄贫瘠,根本撑不起一部长篇小说的体量。这种唯篇幅论的风气,催生了小说创作的平庸化、同质化。

一些深陷所谓“长篇焦虑”的作者,往往固执地认为,只写出短篇、中篇是“体量不足、分量不够”。其实,文学的价值从来不由字数定义。寥寥数千字的精品短篇,若能直击人心、洞见世事、传递温度,便拥有跨越时间的生命力。那些依靠注水凑数、粗制滥造的大部头,纵使坐拥百万字篇幅,只会被读者快速翻阅、转瞬遗忘,最终淹没在海量的文字泡沫中。

文学创作终究需要回归本心、真诚和敬畏,摒弃盲目追长、唯篇幅论的浮躁风气。不必人人强求长篇,不可以堆砌文字的方式伪装创作厚度。真正成熟的创作者,懂得克制笔墨,按需行文,该铺陈时,从容舒展、包罗万象,该收束时,干净利落、留白有余。